

撫黔紀略一卷

〔明〕江東之撰

瑞陽阿集本

瑞陽阿集卷五

撫黔紀畧

備賑公田銘并序

賑穀流通議

右文田記

欽恤軍田頌并序

惠藥田記

澤幽田序并指詞

平越衛濟川田銘并序

開河檄

熬礮賦并序

振鐸長言序

二十四善引

黔中五傳引

重修貴州通志序

貴陽府儒學記

募兵防守榜文

恤隱局論

黔中手訓

去黔自題照子

撫黔紀畧引

自昔得君行道化民成俗內修外攘首首然為萬世法為萬世教文中子曰吾視千載而上未有若周公焉其道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所持循噫人知周公多材藝制禮樂示周行泰和在宇宙間已疇知其愛君之心精微之訓夷左罔不賴焉徐維其故公益以忠格上以德化民神而明之溢於制作之外明良相遇千載一時矣督撫中丞江公峴起歙州以文學名家召拜西臺忠肝義膽面折廷諍即古稱埋輪使莫或過之今奏議海內爭傳為之紙貴而凜凜直氣與岷峨劍閣爭雄也以

瑞陽阿集卷之五

故天子明聖特簡公精忠而超拜堂卿蓋異數云亡何楚江不剛用公秉憲而鎮之公至不大聲色格以至誠順苗俗宣歆約導之不三月而苗民愛之如父母從之如流水阜上廬內顧思重臣召入大理御筆賜環上依日月之光交泰相成良可慶矣方倚內修而西南夷裔之停狡焉巨測廷議非公往撫毋以化誨警服制報可公遂以御史中丞節來撫黔諸酋惕於公宿望如親白日懾震霆相與喁喁向風慕義久之上下相信聿臻救寧公不自滿益振德以服之因性以牖之爰揭皇祖六諭次蒐二十四善近擯五賢人傳圖繪箋釋旁引曲喻

因命之曰振鐸長言夫愛親敬長人之性情公是非人之好惡總之良心在人為不泯耳振鐸一書若論黑白若數一二宜乎百姓之易以興也管子曰善治民者必知其疾而拊之以德公造福黔厥若備大褻優寒傷恤羸民疏堆崎憫沉冥種種善政悉難枚舉慈仁懇惻誠切於中又非徒以虛辭借也是蓋厚生與正德兼修善良與不率均賴選方有不蒸蒸顧化者乎都勻司理李君珏一日經省揖華而言曰貴竹八郡惟都鎮多苗夷治理眈他郡什伯難兼者土司時搆爭端盜賊日有標掠江公之政重於諸郡而更重於都屬者珏代庖奉

瑞陽阿集卷之五

以周還今六閱月矣而士風淳民俗厚向所稱逆命苗酋亦若回心警惕而盜是周希也願借颺言以鳴其盛華拜手贊曰美哉風化其有此乎古大臣之以才稱者率有其文至於忠愛精誠轉移默運有相度焉公文德蓋世內不設疑外不飾貌凝坐籌邊靡不慎重抱牘魚貫總括事宜目采四注擣藻周詳即有不軌莫不口禁而舌擒以敦禮尚節儉不可捐也言室滿室言堂滿堂可以對天可以格神以此感人宜其速肖叔向有言聖詰之上明譽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於是乎可任使周公多材藝而實用在國我公秉靈緝學文為世師經

緯範俗不獨稿於黔者可貴也指日進天廷贊機務論
道燮理比迹周召四海之內謳吟德化豈譏議者乎昔
周公之化殷也若彛撫事以德為訓而肅將祇歡穆穆
迓衡聖王大之命寧之禮以明裡我公受上知特冠百
僚蒞茲上也與化殷何異長言如懋昭之訓善政類周
官之詳今之民即古之民周公之得君即公今日之見
信於上也三錫之命將復陸而至矣司理髦髦請就之
刻以弁其首萬曆戊戌歲午月望日文林郎廣東道監
察御史奉勅巡按直隸河南貴陽治民李時華頓首誤

瑞陽阿集卷之五

備賑公田銘并序

救荒之策古稱無奇黔故儲有賑金率倚辦於乞糴願
承委者數疲於販而不願與無賑同余與直指應公各
出餘益以公帑為之割置膏腴諸父老詣庭鳴謝不
曰為黔興利而曰為黔除害嗟夫糶糴為苛政余有味
乎更老之言也大都官憂民之饑民恐官之擾匪糶斯
然即田亦如之考之農政耕耘不時必加罰苗實踰等
必加賞今備賑之田予亦依農政著為令式農益田墾
則吏受賞農損田荒則吏受罰寓做官之法於勸農之
中兩臺秉持之兩司督農之郡邑奉行唯謹有備無患
所謂黎民樂業降福孔皆者其在茲歟爰立石於阡陌
之間而為之銘銘曰沃壤如底清暘如隍早潦弗恤
我田之減瞻杏望蒲犁鋤不釋爾自逢年歛不過籍舊
穀既沒新穀未登我發其陳市價不增前墜維何青苗
作厲不收子錢軍民受惠嚴令致期大信革弊斯為善
貸行之可繼農先其公官勘其勤篋笠長聚荷鍤成雲
五穀穰穰九扈欣欣所賑不用所備孔殷

瑞陽阿集卷之五

賑穀流通議

余謂拯饑之政富鄭公在青州為百世師做其意而行
 之在後賢焉與賑田之利除賑糶之害今日事矣除害
 於今未必不生害於後特舉其槩與諸大夫國人議之
 或曰黔之天時繁陰雨山溜灑泉可資濯溉不若中原
 赤地千里之田也所賑者少所積者多粟紅嶺表自古
 歎之我取其陳以增其畝黎民尚有利哉余曰賑租二
 千斛清餘田捐遞馬又葺草倉屯等弊幾得三千斛特
 惠谷不流通惠不沾浹所少者非田也又何增焉或曰
 黔中山多田少舟楫不通穀賤價賤歲之通患此時平

瑞陽阿集卷之五

三

價以糶及秋成糶之無損於積倉有濟於艱食此兩利
 之政也余曰黔之富室多積穀待價官糶之使民食其
 平矣官不能自糶非委之馴儉則選之與博其害與糶
 賑等耳或曰黔軍多民少加恩與軍民陰受其賜價賤
 之時以穀與軍而扣其價穀賤之時以銀與軍而扣其
 穀官操其權軍從其願此可以久之法也余曰歷年軍餉
 夏秋本色則給銀非軍之利冬春折色在倉無可扣之
 糧茲租也久貯之不可易價以貯之恐以資他窘而虛
 賑之名也又不可官糶之不能給之於軍而扣之於軍
 以無定之價變有定之額又不能無已限數以放之限

期以徵之乎或曰此青苗法爾余曰青苗貸母錢以取
 子錢民樂於貸之多不自慮於償之難官亦未嘗為民
 慮也惟貸有限數民易於償官無牟利民樂於償匪直
 鑒荆公之弊即文公惠行浙東稱善貸猶然加一徵息
 今盡寬之或曰富民能償者不貸貧民願貸者無償柰
 何余曰荒年議賑先貧民不及富民豐年議償聽富民
 先防貧民遊民無家者勿貸惰民無生業者勿貸武官
 與軍勿拒况中人十金之產比屋皆是七八月之間斗
 米而價倍之孰不樂於貸而勇於輸也以紓其難乃愆
 其期不可以德化不可以情感以法繩之欲負其將能

瑞陽阿集卷之五

乎或曰民可齊之以法矣青衿子負擔儲法何可加也
 余曰救荒之道先賑士而後賑民逋負之法先齊民而
 後齊士余增置學田以優士令學官掌之收放行於有
 司士不得與其父兄弟貸者不得借資中無撓法之
 入官有必行之法且法之信而不易又非法之重而不
 堪行之三年六年而九年焉田不增而租歲積黔雖饑
 不害縱有兵興之繁士無餽糧之色黔其庶幾哉此為
 省域言之若他境田多山少則常平之法可行也大抵
 有治人無治法所委不得其人民將怒於色詈於市余
 之竭心思也祇為厲而已矣若謂法外無遺弊也則余

晉啟

一放穀以六月初一日起完日止先期選坊里屯寨
有身家德行者報名造冊人給一石不得過二石
富民武弁貸者聽四月屯寨長貸穀種者聽收期
有誤令報者拘人無人方責倍償本年不收下年
補還次年再饑貸即作賑小有年軍民率眾刁告
為首者以亂法從重論

一收穀以十一月初一日為始初十日止照數還倉
穀不乾不淨者罰利穀二斗至初十日後遲一日
罰穀一斗罰不過五斗至十五日不交官軍照貴

瑞陽阿集卷之五

價倍扣作糧民間不應併借穀道完方准釋放寧
家死亡者查實定奪

一新穀納倉放穀還倉不許先時差催以滋煩擾及
時曉到監收不許久稽守候依較定官斗出入如
放用小斗收用大斗暗折羨餘及踣淋尖踢崩拋
撒等弊因而挾制細民數外私取升斗者許佃戶
還戶口稟將衙門作弊之人枷號一月問罪革役
有司縱容曲護并罪之

一荒年或隨地設粥以賑之或計口發穀以賑之富
民有禁井市販夫有禁衙門吏役有禁諸色人等

假名冒賑者倍加罰治有司不察以不及論

瑞陽阿集卷之五

右文田記

余撫黔之三月有青衿子數人謁余曰歲云晏矣糞食者憂之余惟貧者士之常而黔士之貧則撫者之幸也乃出廩餘分之所及無幾且非可繼也及考萬馮兩公常創置學田始獲余心業喜而為之傳今計田且七十六分以贍府州司三學之貧者二公於諸生有豐施矣顧每年租貯定番州廣儲倉距省四百里而遙使貧士踰躑度支所得差半故郡諸生之無田者獨未沾成惠耳余令州官俟價以糶隨價以解士無往來之煩穀收一倍之利是不費之說也第思以空言移粟人其謂我

瑞陽阿集卷之五

何固且圖之會屯中清出烏當把路之田若干畝故征巴香備餉而今無所用之最號沃疇歲收米三百石有奇往輸直十六緡於藩司而大半肥佃者余以為屑越甚也因念貴陽學宮昔以講武今以修文烏當之田昔贍戎剛不若贍文髦從今衝輞不馳而瑤華耀黔黔雖邊徼乎亦知左武矣與直指應公議割其田於庠復以三百金置腴田以附益之總命之為右文云乃與督學沈君計曰士之輪駟無取成幼苦心者憫其窮而賑之困鹿俱虛婚喪不舉者急其情而周之博士赴講弟子升舍文物未備者因其陋而充之數者取之萬馮二公

所遺而量入為出裕如也大都士之重采者什二樓裂者什三什二無藉於資什三已得於助不中訾不外逼在贏詘之間者十五遍之則勢有不能遺之則惠有不溥烏當并新置之粟鍾而藏之每歲試少俟而拔其尤者數人既以廩粟時時進而語之曰石儲非終歲之計且以代車胤之螢賞甯越之音也汝知治田之義乎士之進學如田之殖苗生意日茂蓐蓂致功必有豐殷非其種者鋤而去之母為宮墻玷顧黔中多認意氣為節槩甚至凌轢上人以取困辱余懼其捨己之田芸人之田而荒於嬉也孔明化行於黔者誠子書曰怕慢則不

瑞陽阿集卷之五

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多士佩之母以家薄而志不壯毋以身貧而行不高弘道義以為守守無慾以作藩游竹素以為圃耕柔順以為田嗟夫柔順之田險躁之藥石也多士邁貴黎而化俗其無嗜美疾哉余有進於是者田以養士惟恐其不多士之自養無取於田之多嗛嗛之食何足狃也昔夏侯勝謂治經不明不如耕固矣張禹明經相業無間買田於涇渭之旁資其溉灌多極膏腴至今士林羞稱多士異日以文起家得時而駕待諸博士弟子師萬馮二公即湯沐興思而為學錫類也今雖未離南陽之耕隱然以孔明自期讀張禹傳則

曰夫夫穢儒也若將免已庶幾哉身貴而仁義附焉無
負於右文之田天下人文孰能爲之右沈君曰善哉言
乎遂次其繇而記之乃爲之銘曰原田膺膺昔以用武
而今已安堵惟士無田胡以代其耕而育其賢取武之
開成文之美儲於費宮以培桃李緯之經之公而匪私
佇聽風雷起卧龍於茲

瑞陽阿集卷之五

二

欽恤軍田頌并敘

間者朔方幸賊勾致謀呼朝議調宣遼陝浙并苗兵合
四萬坐困之遂擒斬俘獻上既首敘有功諸將吏且發
帑金二萬優恤苗兵之陣亡者海內仰威德洪暢矣顧
苗屬竄處箐落名氏莫可詰辨於是散給者易與爲姦
而湛歲之陸沉者十之七余入境廉得之檄有司逆出
三千緡與直指應公議曰茲皆聖主餘澤吾儕不能宣
揚德意罪與墨等迺悉置厥田上錯歲積其入仍備征
勦賞恤之用勒之石曰欽恤軍田示不敢移資他窘謹
述顛末而爲之頌頌曰於煌帝澤磅礴周廣殺伐斯張

瑞陽阿集卷之五

三

功懋懋賞悼彼執爨捐軀委莽天子曰咨苗師獨憫漁
號與居爰及內帑卹死哀殤以慰泉壤迺有貪夫行同
羶羶狼噬鯨吞茨逃天網議緩厥辟誅其餘鐵尊制行
意上德是做春敷甫田露零戎幌三苗均沾寬然俯仰
小臣作頌皇仁曠朗

惠藥田記

唐史載狄梁公兩疏活萬人余私心艷之及觀其鍼法入神良相良醫公兼之矣殷中軍一劑活廝役之母乃焚經方是遵何德哉羅郡侯珣施於金斗殆仁者之心也黔俗尚鬼民間有病輒刑牲伐鼓以解誓求安不問鍼砭湯膏羅侯施藥能變金斗淫祀因還斷事銜於都司移中軍署於督撫之旁以中軍廳改惠藥局不勞民而事集且在通莊定番州有上田五十畝余與直指應公益以百金之田其租令州官如學田易價定於六月解府給醫者備藥餌以為常雖然吾兩人用心勤矣民

瑞陽阿集卷之五

三

不信醫而信巫恐弗從也余乃集諸父老於庭而語之曰無離無著無醫無藥躋一世於仁壽非余所能昔炎皇御世嘗草以導民軒轅氏作復受岐雷詳著體診彼上古大聖人豈欺汝哉夫赤刀粵祝朔山操筆皆誕辭無當昭夜景之鑒演亡機之慈祇見虛無自相詭耳杜蘭香有云消麼自可愈疾淫祀何益斯言也若因黔之病而藥之三命皆有極參苓難成蹊余譬之於旱苗得一溉之益藁莽茂矣故陶貞白曰民生所以為大患莫急於疾疹疾疹而不治猶濟火而不以水也汝等知水之濟火獨不知藥之已疾乎諸父老曰民愚聞教則悟

民貧需藥則不支余曰官王其施歲考其成醫不效者易之不廉者易之局之與田則不易也若諱疾忌醫養疾玩醫使俞附扁鵲望之而驚民自貽戚我其如民何諸父老稽首曰吾等小人得聞殷中軍精於醫而狹於量又聞羅侯去郡而金斗多病夫未若茲惠之弘且久也自今以往壽斯民命不知幾千萬億無豔梁公疏矣敢世世拜兩公明德余曰諸父老之言誇余何以堪之遂次其語記於局之堂以引黔民之勿藥者為之銘曰官無厲民成聚生自衛民有疾官之劑以粟易祝爾田五穀藝民乃粒祝爾民五福備斯為瑞無祈禱以永世

瑞陽阿集卷之五

無需藥余奚惠

澤幽田序拜招詞

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夏每建郡縣設有屬壇使幽明各得其理今上發帑金二萬遣官以優恤黔軍之沒於西夏者大哉皇仁無忝祖德臣民稽首天子萬年嗟夫人之無良致虛恩賚鬼之無依微獨遠在赫連之墟也黔為古鬼方壯士志靖夷落每至捐軀及郊岐之罹愍園扉之茹冤皆未招之魂余懼夜臺之多餒矣乃與直指應公共置百拜之田於青巖之場令寺僧世守每歲收其租以掩骼用其餘托孟蘭之會仰體皇上澤枯之心以廣國朝化厲之典且善念無遮許齊民同之余亦曰

瑞陽阿集卷之五

獵較云爾爰擬招詞授之釋子詞曰緬昔三五闕登今繼天立極淳龐汾穆今民罔天厲黃髮兒齒今正命而斃時則科條不用今干戈載戢銅焦不鳴今夜户不閉是謂大同今不可見於叔世矧茲鬼區今封狐雄虺之成羣壯士倚長劍今氣凌雲將軍非大樹今兵交刃接而洞腋露筋戎剛摧今衆心如焚吁嗟從軍難今八陣威風遠二嶠雨雪零赤心白刃酬明君抑有循計然之躅慕程羅之富不憚嶮嶮今披榛覓路豺虎咆哮於中遠今藏舟無措鸛鷗之貪今竟作枯池之鮒吁嗟行路難今千金齎盜糧三危非安步鬼門生度憑誰訴又

瑞陽阿集卷之五

有迹墜昭憲身罹非災馳馬羸我今蒼鷹遺徊懼若舟之是漏今誰念竊飲之難猜覆盆無由照今枯蟄未聞雷吁嗟對獄難今秦蟲寬重郝書空栽棘林夜哭聲哀哀吁嗟傷哉爾等諸魂或殉義於戰場或殉利於嚴莊或因株送瘦死圍牆悲莫悲今三屍俱枉慘莫慘今四大分張化碧而曜奇今血誰與藏化鳥而思歸今誰知音之恫惶慈親念子今倚闌空望闌中少婦今九折迴腸杳杳冥冥今魂歸何方年年歲歲今白日無光余等奉命治黔今無彼界此疆宣上德以賑生及死今何存何亡惟李春之瘞骼今歸爾黃壤舉中元之嘉薦今醴爾黃梁燔燭炳今幽關照熅爐焚今卿霽翔蕙殺蒸今蘭藉桂酒奠今椒漿演方廣之大德今振爾於非想之堂始終今萬物之量生死今人道之常錢鏗與殤今曷云短長扶搖垂天與蓬麻委地今同歸無何有之鄉鶴亭之鬼冤今從今都忘若赦之鬼餒今果然而伴黎邱之鬼狂今效抗回而勿為殃吁嗟魂歸來今皇恩浩蕩聖天子為八靈主今國祚永昌

平越衛濟川田銘并序

余出撫三載攘夷為難濟民為急沅州有龍津橋有石
羊橋畢節有惠濟橋思州有興聚橋新添有靖灘橋余
皆捐糜俸倡之平越麻哈江山夾水遠魚無從鱗三建
橋而三圯復尋緩流興造應直指與子捐助不過百四
十緡特嚙矢耳余東歸用前緡置田租三百八十秤徵
助登甬以資善果知觀成之難厚給舟子使民無病涉
未必不堅久於石梁也命其田曰濟川并以銘之銘曰
滔滔岷派三為巨川兩山排闥水激成淵望洋空切班
馬述遭利涉維何舟子有田不窳不崩於萬斯年

平越衛濟川田銘并序

開河檄

余奉勅撫黔下車問民事興革僉曰城南有水可達思
南興人徒以開濬通舟楫為黔萬世利余曰吾志在鄉
山安能久此鬱鬱以俟河之洋洋也願聞其父縉紳先
生有謂往歲黔饑藩司發帑糶賑為民之厲余曰嗟敬
為黔除之乃置賑田直指應公以持斧至式廓斯增一
日謂余曰造福於黔開河為最鉅公何不先羣策而舉
之余以底抱告直指公曰何為其然也天下事不可讓
之於人亦不必限之於己自我創之安知無繼之者余
聳然心折乃檄遊擊將軍楊國柱任荒度之責直指公

開河檄

喜曰用得其人事濟矣相與搜鍍金畀之卜仲冬望日
旅於河若泥行乘橈水行乘艇遊擊不憚勤指揮葉天
培張承襲司幕楊尚偉馬一新分其任皆選擇而使之
羣工翼翼期於底績客有謂黔之公帑既乏民力亦單
與其圖成之難莫先於慮始余諭之曰昔北山愚公欲
移太行王屋山之石於渤海之尾其室人忤之河曲智
叟笑之惟鄰之媪婦遺始訖之子助之卒之神負二山
厝於豫南雍北以免愚公之迂城南之水大者批巖衝
壑小者澗澗實墜灑沈靡定僅僅一衣帶間以闢其維
以疏其潰較之鑿龍門之險尋金堤之故跡者萬不俾

非若運太行而抵渤海也愚公力不能損魁父之邱堅任其難且謀之於室助之於鄰期之子若孫已之力有涯所需者無涯神之聽之蓋理之勝人之定天弗違矣河上之役能無需乎余不需其周於財需其周於德者財周則守在一家德周則見高一世夫往古來今豪華消竭吾身尚非吾有惟名爲不朽是以金粟馬羊人重千鈞視若埃塵者達人之見也執分寸而罔億慮處挹握而却寥廓愛惜財費如膏火煎熬生爲世唾死爲鬼鬼此踰夫之迷也黔之士大夫多達者高樹標準而使影附之遠大振嘉聲而致響和之衆不過分宵燭之末

瑞陽阿集卷之五

光推葛禹之微潤足矣其營生卑博起家令史者穀擊肩摩雖不產於黔乎例以并州之義皆爲故鄉况利涉尤所先資宜其相觀爲善而惑祛吝也譬之蔽牛之木如垂天之雲千百人呼澔澔伐而運之若馳焉甕牖繩樞之子萌隸遷徙之徒不斬刀錐之助或效胼胝之勞皆物有微而毗著事雖瑣而助洪即一簣之能加何細流之不納從此發擢歌張蜺螭仕者不歎於回車行者無心於願息郵困漸甦苗患益戢可立待也日者形家告我以鹽利會逢其適語云山澤材鹽國家之寶二美並興千載一時余才愧管子不能興魚鹽以饒東海

黔之自饒將與蜀楚爭雄爲海內冠冕爾之桑梓休有烈光爾之子孫享有餘蔭其願之乎余愚公也聚室而謀矣母雜然忤也開拓達者之心胸不爲迷津所惑操蛇之神聞之將使河若效靈如夸娥氏二子之負山城南之南思南之北皆安流也孰謂大夫智也而孀婦弱子之不如哉直指公曰善是可訓矣遂書之爲狗義者勸

瑞陽阿集卷之五

三

鰲磯賦有敘

耽瑞子遊黔二稔偶一日從直指應公懋釣磯謁武侯祠見城南河水清漣輿梁巨跨曰美哉水中不涸民無魚矣公曰隄津未備滄澤奚繇障而防之亦其事也相與鳩工壘石擁階宛然鰲極臨流覽勝遂作斯賦其詞曰余承簡命言撫黔藩襟楚澤鎖滇垣包烏納面龍番牂牁金筑簇綺攢旖爾乃命駕乎葦郭飲馬乎流泉容與乎南明凝盼乎富川於以相厥攸宜卜築隄閘俯察仰觀上虹下案宛在水中水無漫漶迺進三老而問之曰孰有當於此者乎河水瀾瀾寧能使逝者如斯三老對曰

瑞陽阿集卷之五

三

僕聞成梁不易防川則難測而定之有基無壞民其永賴然則君侯之所指也毋亦務是乎願聞其槩余告之曰是其源也未窮其際來自夷菁達涪出定中滙貫城其漲也湯湯乎若洪濤之浮拍而怒號濟激其耗也洎消乎若清冷之赴坎而潺湲浙瀝易盈易涸尔沉下浮與川俱沒與化俱流達而環之曩寥邈而綽約迫而封之兇阻隘而搏輞峻為之防驟汜濫而虞決低為之閘時淋漓而逐滂睽彼涵潭就伊沙渚方廣得乘下高合宁弱水中邱南溟躡嶼積而能去散而還聚賴峰天表是曰署質為章雲漢秀卓城闌左巒架筆榜列貴人行

清塘之寒漱兮挹犀馬之甘泉吸三寶之靈液兮貫明珠以綴連綰北江之青柳擷西池之白蓮帶露虹之腰玉兮極南浦之滌滌於是我臺抗控我抵綫紆介在涯唯安於覆孟飛翬岩堯作鎮鼎象文昌與武曲運經緯以昭憲斷鰲首以立極兮卧長鯨之橫堰迴狂瀾於礮礮兮厥琅玕之蠶蠟浮海屋之龍宮兮忤蜃樓之非幻步登瀛以出塵兮共題名於塔雁左瞻右眺徒倚婆娑俯濯清纓反射紋波灘聲陵影晨夕烟蘿若吟梁父忽起漁歌伊惟幽人嗽流枕石心遠地偏山青水碧濯木叢陰匿景逃籍希躅嚴陵垂綸自適維九鼎以一絲

瑞陽阿集卷之五

三

今客星隱而名高棹扁舟之去來兮汎不繫而逍遙遺名利於烟水兮委直鈞於釣鰲一水盈盈對瞻古廟錦官森嚴諸番並曜懷美人於三顧兮縉魚水之講奇余心悅其盡瘁兮鼎足成而運移誕天威以擒縱兮烏蠻震而靖夷儼遺容於尸祝兮据最勝之江湄嗟卧龍之蟠澗雖百世其可師為龍為魚一潛一見出處伴時蟄屈虎變既葆真而閱秀斯人傑而地靈榮光塞河脚霸鬱蒸乘桃浪以遊翰海兮涓熊飛而干城挽天河以洗甲兵兮騰八陣之遺英歇蘭若而奪琳珪兮揆二表於承明進可獻而退可懷兮憂則違而樂行山之高而水

之長兮登斯臺其含情匪大夫作賦勉爾榮名髦士壯懷之磊落惟先哲之是程

瑞陽阿集卷之五

三

振鐸長言序

夫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古樂之不作久矣今之聲歌象舞猶有古意存焉是最入時眼里耳而易動人觀聽故董戒之外又勸之以歌即聖帝明王不廢也余昔備兵辰沅嘗謂天地間稟氣者靡不含靈迺順苗俗宣欵約導之不三月而清江苗民相顧感喻相吻以生既余以召入而復來撫黔諸苗首擁道歡迎若從余所好者嗚呼然懷德附離而爭事天子益信苗人即吾人無二心也居黔亡何即有嘯聚之警不免修師龕之而後安堵多就縛者余求其生而不得閉閣思之均一苗也此獨

瑞陽阿集卷之五

遲違亦未嘗振德以導之而長吏之教不先耳故談兵飭戎即未敢忘民之不革繫我之絲惟是上揭皇祖六諭以闡揚其旨次蒐二十四善以尋繹其義近擬五傳以寄遐景非浮慕息馬論道之風緝疇昔之曼辭亦欲鋌險者砥礪而潛銷雄芒也客曰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完經何以為此炯炯也余思其居軍旅事也請以戰喻號令不申步伐何由而肅枹鼓不鳴勇氣何由而奮將耳提而命之援枹而鼓之敢謂遷下同之埏埴言教可已乎哉今投劄刷而并繫之以圖亦猶行古之意也坐客唯唯遂書而引之於策

二十四善引

太祖高皇帝六諭不越二十四言警教成經與日月並懸即累千萬言未足以盡其解矣迺為善陰隲一書又文皇帝命儒臣彙之御製序文以示勸率是即皇祖之意顧遐陬荒徼安得家藏一帙人盡一窺惟是揭其稍切於地方者得二十四章並廣之梓俾善師者遇一事得一法思過半矣雖然善惡之所施迺禍福之為階此之為陰隲非得時而駕或隆施為難則見善不及空為臨淵之羨耳修心以為量者在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自古記之惟培其善根不落妄境善矣若葛繁然

瑞陽閣集卷之五

修吾心之量以隨物之成自將相豪家以及胥靡臧獲皆可為之斯善之善也封疆遠臣稽首頓首敷揚二祖之訓敢云燭火助曜乎哉

黔中五傳引

刻五傳者何志感也五傳已刻省志而茲猶附刻於聖言之末者何省志不概見而茲可人人觀也夫古之高韻奇行亦多矣曷以不傳而獨傳五事者何以故五事皆黔屬也彼宦於斯與生於斯者其人皆可為世則法故不厭煩煩表章之使後之宦於斯生於斯者不習為吏視已成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不佞傳五事與刻五傳之意也

瑞陽閣集卷之五

重修貴州通志序

國家建置列省以藩屏帝室即五等分封遺意而今列省之各有志即古列國之各有史其義一也黔雖介在徼外西南乎其幅員雖少褊乎而地輿形勝民風物產戶口財賦名賢職官稷祥古蹟之屬載在全黔通志與制俱來則因時修輯以備參考而昭觀省者是亦不可以已也歲丙申余奉簡書來撫是都先是土酋舞文亂法欲改邑復司謹然而以事聞詔下其議於兩臺之臣余思以定制折之乃亟取省志稽其建置由來而志自嘉靖癸丑以後闕焉未續尋得會典鏡正始藉手以先

瑞陽阿集卷之五

三

一疏按志自中丞劉公侍御宿公增修方志迄今四十餘年而未有執簡從事者亦已疏矣余方有慨於中欲胥謀於直指應公而會鄉先生給諫陳君以請曰甲午之役不佞象實從一二鄉紳後敦警校事業副其墨於藩司儻及今犁而正之以授剗嗣此為時矣余都給諫此意即令有司擁鶴先駢開集雅之館復延疇昔所稱一二執簡者警校者而日趣駕焉事竣給諫謁余言曰省之大典在志與文君侯誼薄梁園聲高稷下豈其愛一言而不以褒吾黔耶余唯唯不既而藩臬大夫亦復申之輒思得吾友鄒君爾瞻氏文之簡端而姑為不

腆之辭以志歲月大都曰自結繩以往文明不著紀事

紀言厥有內史春秋禱乘悖無隱虛尚矣後世文勝之散史也奚辭太史公謂周秦之間可謂文散矣若鄒魯尚文今且質吳越尚樸今且華是地氣之改而時變之遷也故函夏之地宜揀以忠邊鄙之鄉宜揀以儉是輔相之宜而裁成之術也今天下大一統以示無外即畎方異域已進而與列省比肩承宣德化特於黔加額開科所謂以冠裳易鱗介以俎豆息兵戎意在斯乎則凡天文辨析於分野地理究極於輿圖士習民風兼採於夷夏田賦兵車與時盈縮固維新之一機也黔故有志

瑞陽阿集卷之五

三

自諸葛武侯以至於新建王文成公上下千有餘年其間英聲駿烈播溢三危槩可睹矣嘉隆以來代不乏人或鐵石之表曜奇於禦侮或瑤華之藻展采於天庭亦有却金茹淡繼美關西之清遷客碩儒講明洙泗之學是皆質之於前而有光俟之於後而可法昭昭在人見聞方真非乘歲時之近錄而紀之將事與時湮人隨世往典刑寥邈若存若亡藉令豪傑猶興尚友之謂何我國家有一統誌載天下山川名物如指諸掌若會典一書非時時著為令甲則因革損益無繇而稽以斯知誌之有續猶國之有典彼石渠之上尋討纂修必有鴻筆

近臣總裁其事而後法守畫一不敢變易以干度者雖海外夷邦尚尊而信之今茲高世名賢操觚登壇又得督學沈君相與印正而潤色之凡例有綱有條爰分爰合各有攸當文不傷質麗而得體黔之衣冠禮樂彰而傳矣且也其事核其義正庶幾哉麟經遺意猶能翼國典而寢詞謀即晉楚之史亦何讓焉於是乎序

瑞陽府集卷之五

貴陽府儒學記

明興二百年來聲教丕隆蒸淪翔洽詎惟函華肇皖即窮蕃荒服亦晉漸被蓋家絃戶誦其陶淑匪朝夕矣黔中古西南徼地自高皇帝闢乾聲造後遂得列為藩服雖治雜漢苗乃百司庶政槩視兩都諸省有差無異而貴陽為黔省首郡顧建學特後且規制未備近始就陽明書院改署明倫堂羣博士弟子員講業其中若聖廟賢廡所為瞻禮陳樂也者則第因宣慰而貴陽附焉夫使邑學隸府猶曰儉制豈其改郡改名而於弘風訓典之要地顧讓而未遑耶大都崇儒表正在朝廷作興倡

瑞陽府集卷之五

三

率在有司而盡制備物又自有時為之耳癸巳冬前巡撫林公喬相巡按薛君繼茂提學副使徐君秉正始慨然興創刵議遂於會城門北得吉壤焉昔為蜀行都司今割入黔偃武修文實相迭運固山川靈秀所鍾最勝之遺而都人士所注念已久於是鳩工庀材經始告成亦閱三年於茲會余被命撫黔下車首謁宣師瞥見廟貌鼎新丹楹刻楨雲構翼屹怪而問之乃知其昔也有待今始考焉時乎漸次莫或亟之余徘徊凝睇自公宮以至堂與若兩廡祠齋圍橋亭閣悉中程度且也地不煩改闢用不傷公帑民不廢時務制不踰侈靡問誰贊

成則郡邑潘臬左布政王君來賢廉使應君存卓知府
劉之龍同知馬宗孟推官龍時躍等問誰捐助則薦紳
長者副使許一德御史李時華馬文卿等而費序之能
事畢矣獨麗性之石缺焉未立先時劉守帥諸生謁余
於惟是學閨廿有餘歲而始一建前此兩臺諸公及爪
屢矣顧適觀厥成乃在今日信非偶也願先生一言記
之余謝不敏居有頃會用師高若監司詹君啟東梁君
銓以捷奏於是督學沈君思充入而申之曰詩言既作
頰宮淮夷攸服先生什倍倍才蠢茲苴醜不貳於淮獻
之訊之行且懷好音也先生終無意乎余謂黔即古羅

瑞陽阿集卷之五

何國鋒捍時之士率聯紳士之賢權宜入教者與燕趙
爭奇上論已方今靈天子右文教諸藩於制科以加額
請特於黔詔可豈以諸士異采爛離綠飾偽術爲足多
亦以夷方秀出於民鏡檢所歸從今月會句修蜚騰茂
實中原文獻未之或先斯聖謨之計也士生斯際千載
一時茲廟貌已新適逢其會諸士仰而思之將何以據
所學而不負也耶矧諸士之先皆來自舊都所稱故家
遺俗藉以遠實徵外原操用夏之權向之抵掌而譚據
梧而吟者又東越講良知故館諸士服習已深即今學
舍移而中有不移者使處爲孝悌出爲忠良胥自翱翔

書園間養之語云堅樹在始今之時也是謂卑之無甚
高論若徼竊附於魯頌之末則余豈敢入亦有言夫子
居夷浮海之思後先致慨而文莊公獨謂浮海之言千
載始驗於瓊崖爾諸士審能誦法惟勤將與諸章縫相
揖讓微獨聚燕趙煇材貴筑其鄒魯矣居夷之言旋復
驗於黔服瓊崖云乎哉沈君拜手曰善遂謀之劉守而
勤之於石

瑞陽阿集卷之五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lower section.

募兵防守榜文

照得貴州僻在西南徼外夷苗雜處山谷菁深道路嶮
 嶇商旅斷實滇南之門戶行李之往來其間賊苗出
 劫非時往往殺傷德貨身膏原野殊不忍聞總之無餉
 無軍無人防衛辟之制鼠亡猫徒責鼠之不竊安能也
 今以本院供應銀內取七百兩募兵百名以百戶一員
 統領行事其應募者註名冊籍每人每年給與工食七
 兩專主常川官路守望險隘處所但遇賊苗出劫商旅
 即便奮擊擒拿其斬獲真賊一名願者外給賞銀三兩
 為此仰中軍官即將榜文揭示通衢曉諭軍民人等知
 悉如仍有被劫被傷者的係官軍疎虞懶惰不能救
 護許被害之人徑赴軍門首告定行捆打究罪不貸

瑞陽阿集卷之五

三

恤隱局論

始余蒞黔即首詢民俗善敗諸所得於延訪者業亟為
 興而去之最後得薄惡兩事如僑寓之人未有家室而
 僦主人之廬成婚者戒另托處姓婦僦主人之廬挽身
 者亦戒另托處余以此兩者無當於法使遽為厲禁民
 將謂我重若彼而輕若此是未信而厲非善也夫川谷
 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先王齊政而不易俗者非不易俗
 也示之以大同所以易之也故因賢有司之請而以公
 罰之贏為之搆數屢於城隅內外以便貧民之無依者
 當其時合卷寄於斯孳育寄於斯名其坊曰嘉禮曰慈
 育統曰恤隱局仍於挽身之婦無能舉火者人給米三
 斗使彌月而後復其居嗟乎吾人並生於大塊托處於
 遼廬皆寄也以彼生者成者曾何損於已而示人不廣
 使倉皇急迫之際比桑間之期冒露寢之苦亦大忍而
 大愚矣嘗觀風俗通云宅不西蓋俗遂謂西蓋宅者妨
 家尊也爾雅之言曰室西隅為與尊長處也不西蓋者
 難動搖之耳審西蓋有損增廣三面豈能獨吉乎昔田
 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嬰戒勿舉謂五月子長與戶齊
 將不利於父母其母竊舉之及長而見嬰嬰怒文頓首
 曰人生受命於天將受命於戶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

瑞陽阿集卷之三

三

如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卒之田文能大嬰之門而嬰用其言謚為靖郭其亦足以明習俗之不經矣余既為此局以不即禁民之泥俗者而復為此諭夫亦曰上之便民不如民之自便繼自今有司或不能修其廢墜余寧無望吾民之能易俗耶

瑞陽阿集卷之五

三五

黔中手訓

父字與男松郎知之今我在外清安你讀書以養性為主凡事聽二叔教訓不可執拗今我是箇都撫名頭每年雖有二千兩銀子憑我使用別人或借送人使用暗差人送到家來此是衣冠盜賊我必不為此項不取再無他項止有我新任相近撫按各行賀禮共計不上三百兩我既不要多的豈受此些微之利我將來都到貴州事上用了是以無一文帶來與你幸得你有好丈人家也不貧了你要讀書我當時毫釐也無也到今日况你好似我多了你可多在館少在家養身生子是一大事只此付知

瑞陽阿集卷之五

三五

又

父字與男松郎知之今我在貴州清安你考得下旌德見人務在謹慎謙恭非禮之地多不潔淨不可跟人行走以養身為主二叔要同你行是愛你心你不可不仰體我是貧官全無官資你亦不可指望又者二叔要細栢到他家你可與黃娘說知細栢今吃那箇乳付信與我凡有人來你必親寫些信報平安

又

父字與男松郎知之今我在貴州清安不必掛念我不

能有銀以遺汝等我所為地方造石橋三處開河五百里買賑田穀二千石學田穀三百石惠藥田穀三百石每年濟孤田穀壹百秤貴州軍民無不感戴皆是為汝兄弟造福二叔纔故所有細栢如何傷他到這般田地有了這驚在身上日後一毫傷不得一毫寒熱都受不得一毫嚇不得他母年小不顧諒不以這箇兒子介意是以立心害他若可調理你可用心調理他言不能盡只此付知

又

父字與男松郎知之今我在外清安不須掛意前信所

瑞陽回集卷之五

說讀書三事爾遵而行之必無不中之理言語不可輕薄衣服要布素舉動循禮節此又是養德養福養壽三事若輕薄狂誕外人譏議汝可戒之我昔做秀才時夢一神僂教我你不要他日做官說是你自家手段還是你祖父積來陰德我今做官無金銀積與汝只是要行陰德以遺汝汝平日存心亦要體我意思有方便人處便當些賣些以行陰德不要失吾祖父數代所行之意日後自有受用松蘿茶可買二三劬極真者搭來只此付知

又

父字與男松郎知之今我於閏四月十三起身至沅州暫住不知何時得交代回家我俸祿俱為貴州做事無得帶回家中凡事儉約凡人家墳墓務堂局得水今靈塘園二叔墳墓明堂傾瀉到溪有左無右汝可托人勸三叔速為遷移可也只此

瑞陽回集卷之五

親筆像讚

爾好直胡爲招議爾好義胡爲招疑一經起家數不爲
奇三藩開府官不爲卑晨炊乞糶憐爾者稀忤時守拙
誰解獨正之危惟爾丹心聖主之知惟彼黔黎佩爾之
慈輕軒歸來惟天鑒之
萬曆戊戌冬余束裝請告檢點無長物不覺興趣灑然
未可語人遂書於黔之燕喜堂以自慶云

瑞陽阿集卷之五

尾

先中丞詒厥錄

先中丞以遲暮舉子而兒松不肖莫能繼述常懼先烈
之易湮也先中丞立朝大節前錄俱在而兩袖清風余
影不愧或未之詳又懼後世子孫不覩清白之詒謀而
貿貿於勢位富厚也爰椽其遺墨而附梓之先中丞通
籍念有餘年而林居十九浮沉中外獨黔淹三年又撫
黔時而松始有知識故獨存黔中之遺而餘不可考矣
天啟元年臘月初八日不孝男爾松謹述

瑞陽阿集卷之五

卷之三

三

未行而入...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天...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